

把戏唱到观众心坎里去

谢 涛

优秀的戏曲作品应当与时代同频共振,使古老艺术焕发新的魅力和风采,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、走进当代观众的心坎。

从艺40多年,我体会最深的,就是文艺创作永远都不能脱离生活,不仅要坚守文化传统,还要与时代呼应。围绕太原解放70周年、改革开放40周年、庆祝建党百年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等重大时间节点和重大主题,我们创作了一系列现代戏。反映不同时期本土人文精神的太原老街三部曲《上马街》《起凤街》《迎新街》,表现脱贫攻坚成果的现代戏《圪梁梁上》,都是从小人物的视角演绎大时代的发展,以传统戏曲演绎时代新华章。而《范进中举》《烂柯山下》《傅山进京》《于成龙》《庄周试妻》等作品,则是因为接续传统戏的历史脉络、注重人文意蕴的时代表达而获得成功,是晋剧艺术守正创新的成功实践。尤其是新编历史剧《庄周试妻》,从风格样式到人物塑造,从剧本特色到创意构思,融汇了多种戏剧表演体系,美学阐释灵动大气、富有诗意,蕴含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。

对于戏曲表演者,守正创新不是口号,而是用真诚、真情、真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。作为一名女老生,我在跨越性别与年龄障碍的同时,努力塑造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。新创剧目

人物的塑造,有些东西是本行当甚至艺术门类中不够或没有的,因此需要寻找、借用其他行当或剧种的表演方法,通过人物情感的抒发、细微身韵的流露、心理活动的传达、舞台气氛的营造,把塑造人物所需的程式“化”为一体。《范进中举》中的范进,如果只用老生行当的程式去表现就有局限,创作中需要融合丑角、穷生的台步和技巧去体现人物性格,其中扫把功、髯口功、椅子功以及丰富的声腔运用,为的就是更饱满地展示人物内心的丰富性。《傅山进京》中的傅山则截然不同,这种舞台形象在晋剧舞台上没有出现,因此剧作在借鉴京剧麒派和马派艺术的同时,抓住“倔老头”这个形象特点,把生活中的观察与戏曲表演程式打碎后糅合在一起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《烂柯山下》中朱买臣在最后一场有大段的道白,我通过语速的快慢缓急,语音的轻重顿挫,辅之以眼神、水袖、袍带的表演,体现其动摇徘徊的内心情感,展现人性反省的多层次。

无论演过多少场,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场合,面对不同的观众,在演绎中都可能产生新的感悟。在塑造人物时,我格外注重人物身上最能与观众产生心灵共鸣的一面。如《范进中举》中的范进,我着力表现出他竭尽全力却不被接受、不被认可的失



《范进中举》剧照



《傅山进京》剧照

意,因为这种情绪是共通的,每个人都可能从范进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塑造《烂柯山下》里的朱买臣形象时,我努力表达出当代人对于婚姻的价值取向和认知。主角遇到的情感问题和困惑,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,整部作品就像是穿着古装的现代戏。不少观众反馈,自己在看过这部戏之后深有感触,开始反思夫妻之间应如何更好地相互理解和沟通。在于成龙的初仕之地(今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)演出《于成龙》时,我希望能够跨越300多年的时光,将他清正廉洁、一心为民的精神内核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,以最动情的方式重现出来。在道出“罗城的百姓,好

啊!”这句台词时,我哽咽了,感觉于成龙冥冥之中又回到了这片土地,罗城的观众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情愫,用热烈的掌声给予了回应。

任何形式的戏曲艺术,只要契合时代的审美需求和艺术风尚,就不会失去观众。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,无论是学校还是社区,无论在舞台还是讲台,我始终不敢忘记并一直践行着“传承与弘扬晋剧艺术,让晋剧为时代服务、为人民服务”的初心。认真真唱好每一出戏,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观众,把晋剧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传下去,在时代之光中映照出更璀璨的光彩,这是晋剧人的使命。

鉴赏

中国画《我们》

曹佳佳

这是一幅以农民工进城打工为题材创作的作品。创作灵感来源于冯远先生在网络上读到的一首农民工的诗作,名为《我们》。诗中这样写道:“我是个农民工,来自偏远的村落。我给了城市繁华,城市给了我寂寞,繁华与寂寞的交易,注定我是城市的过客。不管工作怎样,无论职业如何,也希望被尊重,也希望被认可,因为我也有兄弟姐妹,我也爱我的祖国。”

从主题来看,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现状和内心诉求。他们背井离乡,用勤劳的双手铸就城市的繁华。他们内心深处渴望着尊重与认可,对家庭的责任

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从未磨灭。

在构图方面,艺术家采用了仰视的视角进行构图,以写实主义的手法为农民工造像。六位农民工的形象不仅高大壮实,具有纪念碑式的空间感,而且很明确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:现代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,离不开他们的奉献。

农民工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。作品中的六位农民工形象,代表着新世纪中国建设者们的雄伟之姿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。他们是无数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的缩影,是国家发展的基石。《我们》是对农民工群体的礼赞,是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的致敬。



《我们》(中国画) 作者:冯远
181×329cm
2009年创作

著名作家、画家王祥夫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,这从他的几枚闲章上即可看出。

大凡书画家,无不对闲章情有独钟,王祥夫也是如此。他在《关于闲章》一文中,曾写到一件趣事:有一次,为了能得到朋友的十枚闲章,他硬是干下去一斤高度白酒。虽然最终如愿以偿,但也醉得够呛,这几乎是以命相抵了。可见,他对朋友的闲章是何等喜欢,从中也可见王祥夫,真乃性情中人也!

闲章有点睛之妙,自然切题切景为好。可是,王祥夫用闲章,则是

可谓情深意长,尤其是对富阳的“赤亭纸”极尽痴情。他曾请朋友刻过一枚朱文小圆印,印文为“纸奴”,愿做纸的奴仆,可见他对宣纸是何等亲近。随着年龄的增大,他的爱纸之情有增无减,遂还想再刻一枚“乐为纸奴”的闲章,不知现在刻好了没有。

闲章即寄托,从中可窥见某种人生追求。比如王祥夫有一枚“布衣见客”的闲章,印文古雅好看,这枚闲章的确很有意思,与其人品画风文风颇为贴近。他说:“只这四个字,足可以相对‘山高水长,明月清

谈艺录

王祥夫的闲章之趣

孟祥海

我行我素,随心所欲,比如画梅花、菊花,他偏用一方“幽兰我心”的闲章,虽然有点“文不对题”,但他感觉“却大好”。王祥夫自言“爱花如命”,遂有“好色之徒”的闲章。他父亲留给他一个牛皮印盒,可随身携带,里面放的就是这枚“白芙蓉石,明透几乎近冻,直想让人咬它一口”的“好色之徒”。可见,他对这枚印章的喜爱。王祥夫用闲章,率真随意,别出心裁,常常不按套路出牌。一次,他画了一幅牡丹,“用赤亭纸,勾线,胭脂白粉层层叠加,很好看。”画上用了这枚“好色之徒”的闲章,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看了后告诫他:“章不能乱用。”从此,那枚喜爱的闲章就真的“不乱用”了,送朋友拿去把玩了……

闲章即性情。王祥夫自幼对宣纸情有独钟,对宣纸的那份感情,真

风’。”平常日子,王祥夫喜欢在露台上鼓捣点花花草草,种些蔬菜,于是,就有一枚“阳台农民”的闲章,寄托了先生的某种人生追求和向往。王祥夫特别喜欢画梅花、写梅花,有朋友想学画,他建议先画梅花,并为朋友刻了“梅花弟子”的闲章,并送画室斋号“问梅堂”。是给朋友,又何尝不是给自己的?他家里年年不换的一副春联是:“春随芳草千年绿,人与梅花一样清。”可见,他对梅花是何等的一往情深。

有人这样形容王祥夫:“心中藏着阳春白雪,笔下全是人间烟火。”我觉得他的这几枚闲章,大俗大雅,妙趣横生,恰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补充。闲章即性情,即寄托,即情怀,即故事,即追求……透过这几枚小小的闲章,足可品味到王祥夫其人,其情,其趣,其人生境界。